

散文

心是最美的地方

茹喜斌

女儿小时候在老家县城里生活，只有假期里我才能接她来市里住一段时间。那时女儿特别喜欢逛大街、去商场、上公园。女儿回到老家时，总是会对小朋友们炫耀一番，说是城市里如何如何地美，比如说大商场那琳琅满目的商品啦，那公园里的狮子老虎啦……这些都是女儿眼中最美的景象。那时女儿总是问：“我啥时候才能来这儿上学啊。”我知道女儿对城市充满了向往和憧憬。

后来女儿终于来到了我身边。毫无疑问，女儿是幸福的。因为城市的许多东西都是老家没有的，像麦当劳啦，汉堡包啦，西餐馆啦。但女儿一长大，竟又怀念起老家来了，假期时总要回外婆家，说老家有山有水，有遍野的绿草鲜花，树园子里有叽叽喳喳的小鸟，有胖嘟嘟的野蘑菇，有长在树上的鲜桃雪梨和苹果……女儿每每说起这些时，眼里就清澈得像老家的山泉眼一样，女儿说还是老家美。

对此，我没什么说，女儿有她自己的审美观，更何况她已经是大学生了，

对美的内涵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。她就读的那个城市是国家级文明城市，绿树成荫，草地青青，到处弥漫着花香。去年夏天我去看女儿时，手里拿一张雪糕的包装纸竟不忍往地上扔，要走好远的路去扔进垃圾箱里。因为那个城市真的是太美了。

我说起这些时，女儿说现在的人是市里的觉得乡村美，因为那里自然清新柳绿花红，可乡村的人呢又觉得城市美，因为城市里缤纷多姿高楼林立。这些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地方不美，好像美都在很远的地方。女儿说如今这城市和乡村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，那就是身在美中不知美。女儿说前一段我们班曾经讨论过什么地方最美，有人说乡村，有人说城市，有人说是黄山、峨眉、西双版纳，我说了，心是最美的地方。

女儿的话让我一个激灵，是啊，我们都渴望着环境优美，工作美，爱情美，生活美，可是又有谁真正去看一下自己的心是不是美呢？

心是最美的地方。如果你能用真



挖土豆(油画)

周玉玮

实的爱去对待父母子女同事朋友，如果你懂得爱一个人就是一份快乐，就是一种幸福，你的心不就是最美的地方吗？有了这样美好的地方，你就会感到无论是一棵小草，还是一捧黄土，都充满了迷人的诗意。如果你心胸狭窄、嫉贤妒能、身心污染，你就是生活在美丽的地方，你还能感受到美吗，还会有美的体验和向往吗？

心是最美的地方。只要你善良，你的心上就会长出绿树，那春天的柳笛就是你心灵的歌唱。只要你真诚，你的

心上就会摇曳鲜花，那春天的牡丹就是你生命的芬芳。只要你正直，你的心上就会长出秋色，那遍野的稻谷玉米就是你灵魂的辉煌。只要你热情，你心里就会有一团火，那雪色中的梅花就是你人生的激情……

心是最美的地方。美过绿树红花，城市乡村。美好的心，能让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五彩缤纷，能让我们天天的日子都变得万紫千红。看来我们得先美化我们的心啊！

章子怡光彩夺目

章子怡无疑是近来最灿烂的明星，事业如日中天，爱情柳暗花明，又荣获“2006 影响世界华人”称号，真是万千宠爱集一身。3月31日夜，11位杰出华人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接受此项殊荣，然而，不是每颗星都星光灿烂。除了章子怡，刘翔、丁俊晖，获奖科学家的名字几乎没人知道。章子怡出场时，北大学生们大声呼喊：章

一定努力阅读历史知识。”(《北京晚报》4月4日)虽然道歉的时间拖得久了些，也不够那么“深刻”，但总算有了个不错的态度，歌迷们应该原谅她，鼓励她，继续支持她。也希望她能心口如一，洗心革面，好好读书，长点学问，别再犯那些伤歌迷心的常识性错误。否则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，歌迷能捧你也照样能捧你，铁打的歌坛流水的星，不留神你就“没”了。

商榷

星光并非都“灿烂”

陈鲁民

子怡，章子怡！六七十名记者簇拥着她，一片骚动，规定的采访时间根本就不够；接待酒店也情有独钟，将章子怡的住房免费升格为总统套房。然而，荣誉来得太轻松，事业发展太顺利，发出的星光超出自身的实际能量，未必都是好事。月盈必亏，物极必反，章子怡如果能悟出这样的人生哲理，她还能继续进步；反之，得意忘形，故步自封，以为自己已登上了艺术高峰，那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。

杨丞琳灰头土脸

近日，台湾青年歌手杨丞琳来到北京，为4年前在吴宗宪主持的《我猜我猜我猜猜猜》节目中发表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无知言辞正式道歉，本来是青春焕发的偶像明星却显得灰头土脸，缩手缩脚。公司向杨丞琳赠送了《近代中国丛书》中有关抗日战争部分的一本，希望她好好学习历史知识。杨丞琳有些哽咽地说：“我书读得不好，很早就辍学进入社会，今后我

艾冬梅凄凄惨惨
原火车头体协的长跑运动员艾冬梅是个昔日明星，曾在运动场上叱咤风云，也曾鲜花掌声中出尽风头，可谁想到，一个堂堂体育明星，昔日世界冠军，如今竟然会穷到要卖奖牌的田地。追薪官司旷日持久，自己又无一技之长，三口人只有丈夫的几百元工资，艾冬梅万般无奈，准备将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奖牌卖掉，金牌1000元一枚，银牌、铜牌100元一枚。让人扼腕叹息，伤感不已。我由此产生联想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今天正星光灿烂的刘翔、丁俊晖将来会不会也潦倒到去摆地摊、卖奖牌的份上？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，可是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，如何设立一个保障优秀运动员退役后能正常生活的制度，看来已是当务之急，只有解除了运动员的后顾之忧，才能使我们的运动健儿全神贯注地去刻苦训练，争金夺银。

新书架

《女性主义者的饭票》

传英

继《富人秀》和《寻花》之后，上海当红作家孙未的又一精心之作——《女性主义者的饭票》再次揭示了中产阶级在风光鲜亮的职场之外对于家庭、情感惶惑不安的深刻现实——无论谁都积累着伤痕累累的过往。全书分为四个部分：那一半、这一半、关联、片断。作者在四个部分中转换着不同的视角，以不同的人称记述了生活中或长或短的片断。“那一半”是站在女性的视角审视男人的多情、自私、虚伪以及本能的现实。“这一半”则是女性自身对于爱的矛盾——既执着，又不安。“关联”中高智商的现代人以“你情我愿”为法则签订了现代都市两性之间仅存的机械冷漠，宁愿相信爱情只是存在于幻想之中。而“片断”则是在芸芸众生的生命轨迹中寻找着对爱的勇气。

该书用理性的、客观的、冷静的眼光去看人与人之间、世间之情，既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，也寄托了无限的同情和向往。最为难得的是作者时尚幽默而不乏讽刺的笔调，使沉重的话

题在文字上跳跃着暂时的轻松，读时嘴角偶尔会有不自觉的笑容，但随即心灵所感受到的是深深的触动。随着文字的流淌而爱，该书诉说了人们无法诉说的。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

梁庆黄光我华夏(书法)

李庆玉

水龙吟

仿苏轼词寄海南蕉农

陈锋

似月还似非月，也无人赏空堆垒。遍野飘香，门可罗雀，心急燃眉。肥娃可爱，弃之遑旁，刺心裂肺。梦里带血呼，躲过台风，又遭此无妄灾。

不恨巴拿蕉癌，恨刀笔、杀人无迹。一纸袭过，哗众取宠，后果谁计？信息正误，可是福祉，可造洪水。观南天，椰风传处，个个闻蕉农泣。

小说

母亲节

刘殿学

后天母亲节。母亲心里很难过，过去不知道有个母亲节倒也罢了，现在中国人也学洋了，什么节都过。其实，过不过也没什么，今天特别想她的孩子。那个时候要啥没啥，父母吃尽辛苦把他们拉扯大，毕业出来，一个到了深圳，一个去了上海。自己老了，倒成了没人管的孩子了。想想，先给深圳的儿子打电话：“小伟吗？”

那头儿子一听就听出来了：“妈！哎呀！你什么事给我打电话？你还好吗？”

母亲停顿一下，抽了抽鼻涕说：“其实，我也不想让你难过，但我不得不告诉你这个坏消息：我同意跟你爸离了。”

儿子一惊：“你说什么？妈，你说什么？天！你再再说一遍，怎么啦？你们到底怎么啦？”

母亲慢条斯理又说了一遍。儿子听懂了，又叫了一声天：“我的老娘哎！你们一直过得好好的，咋突然说这个话？到底遇到什么事了？哎呀！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这叫什么事嘛！真话玩话？都快七十的人了，我不想听！”

母亲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们会想不通。小伟，这四十年多来，我跟他真是足够了！你还不知道你老子的脾气？什么事不如意，就火上堂屋，我一直都忍着，以前，为的是不影响你们学习，现在你们都远走高飞了，我是实在受不了这种气了！不是有句俗话说吗？长痛不如短痛。再活一年也好，

再活两年也好，大家分开过，谁也不再牵挂谁。”

儿子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妈，你们难道就一点挽回也没有了吗？”

“有挽回我还给你打电话吗？其实，也没什么大的事，我们已经都签了字，再到居委会办一下手续就行了，你们不必为这事操劳，忙你们的。”

儿子马上说：“我爸呢？你让我爸接电话，我跟他说说。”

母亲语气很硬：“死老头也不知跑哪去了？要么去下棋了？不管他。”

儿子又说：“那你等一等，我再给册打个电话。你们千万要冷静，冲动是魔鬼！”

“儿子挂了电话，就拨上海妹妹的手机：“小册吗？”

“哎哥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？又和嫂子闹摩擦？哎呀！常闹什么摩擦，六方会谈都达成协议了，和平共处行了……”

哥哥不耐烦地打断妹妹的话：“什么呀！你听我说。不是我们闹摩擦，事情大了！老爹老娘闹离婚，字都签啦……”

“眼什么什么……”妹妹一连问了三个什么，“你说什么呀？不可能，上个月我还给老妈打过电话，他们提都没提这事，你骗人！”

“骗什么骗？你赶快往家里打个电话，先稳住他们，一定等我们回去再说。快！”

女儿手机不离耳朵，又拨给老娘：“妈！哥说你们闹离婚，真的假的？”

母亲说：“哎呀！小伟又告诉你啦？什么大不了的，兴师动众！”

女儿急了：“那那那！就当开玩笑一样，你不准你们离！不准你们乱来，一定等我和哥回家再说！明天中午我们就到家了，听话啊老妈！不准冲动，冲动是魔鬼！”

母亲放下电话，对一边的老伴笑笑，说：“父亲节我们再拿什么话说呢？”



无名花(油画)

娜乌拉

随笔

梨花飞雪醉春烟

魏欣

迎春花开放的时候，心也随着季节的温暖变得轻盈起来。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，偷闲从春风中走过，在那满目如飞雪般绽放的梨花中神往、陶醉。小区内栽植的开花植物计有广玉兰、桃树、腊梅、梨树、木槿等。广玉兰尚未结苞，腊梅也已凋残尽净，只余嫩芽鼓冒，桃树正悬垂着颗颗红艳的花蕊，但因株数少，即使开放，也比不上梨花的浪漫纵情。放眼望去，那长长的绿化带内，到处都是如丝如缎的梨花的浪漫纵情。在起伏的山丘上，在茵茵青草之中，株株梨花错落开放，散发着独有的清冽、卓然，以一种洁白至美的风情展示着她的柔媚多姿，虽称不上斑斓缤纷，却也银装素裹，衬得那溪旁的翠竹、婀娜的垂柳也是温婉有致、妩媚动人。若是

再有些微的细雨，在六角亭中坐下，看雨丝在微风中飘洒入水的轻盈了冬，小桥流水、石磨翻浪中锦鲤正在悠闲自得，蓝天碧柳的婆娑倒影，放眼满目欲滴的苍翠横流，再回首饱览枝枝梨花春风雨带的动人风姿，只觉得如在诗里画里一般。若是再有三杯两盏淡酒，就着这烟雨中的梨花春色而饮，岂不更加的痛快淋漓！

一直以来，总以为梨花会有一种淡淡的暗香在空气里流转散漫，如今近距离的接近，却并无沁人心脾的溢清味道，与想象相差甚远。不由得暗自喟叹：造物主何其捉弄，给了梨花醉人柔美的容颜，却又消了她的芬芳！

不是陶翁笔下的桃花源，却也是幽谷青草之中，株株梨花错落开放，散发着独有的清冽、卓然，以一种洁白至美的风情展示着她的柔媚多姿，虽称不上斑斓缤纷，却也银装素裹，衬得那溪旁的翠竹、婀娜的垂柳也是温婉有致、妩媚动人。若是

他听后，立即板起面孔说：“我绝不能讲，因为收了人家的保密费。请你原谅，如果我肯暴露别人，到时也会把你供出来。即便杀了我的头也不能说，干什么都有规矩。”我明白，这就是“盗亦有道”。不过，那400元算是白扔了。那是辛欣经理给我送来的生活费中的一部分，今后我需要从牙齿缝里再挤出来。我哪有什么货物要装运！这下可把我给难住了。

稍停，我转身向那位妇女，恳求地说：“贵州六盘水有一位老板，欠我很多钱。他一直借口没有拉着货，拒不还款。如果你们装的货，是我那位贵州朋友的心，我心中有底，便去找他要钱。我当然不会说是你们告诉我的。”

那妇女不顾她丈夫用眼色制止，问我说：“你那朋友是不是姓滕？住在粮沟宾馆的？”

我说：“就是他！”

那男人责备他妻子说：“女人，太多嘴！以后装了大包的货，你千万不能乱讲！”

那妇女笑着说：“那怎么会呢！我没有那么傻。”

喝了一大杯酒，我借着酒意问他们：“看你们的生意很不错，收入够多的，为什么还要去乞讨呢？”一句话，勾起了那女子的伤心事，她忍不住哭了起来，哽咽着说：“你问他就知道了！他本来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，自从染上毒瘾就全变了。那是一个无底洞，大富豪都会吸

穷，何况我们这种小户人家！又是一个遭毒魔侵害的家庭，在金三角周边地带何止万千！斑斑血泪，惨不忍睹。我回去后立即通知有关部门抓捕毒贩，我感受到了禁毒工作的神圣和伟大！

我有个怪癖，喜欢“迅雷闪电”。这是一个暴风雨之夜，我将灯关掉，依窗观赏那闪电怎样从黑的地方发亮，又怎样从亮的地方变黑。我也有了睡意，歪倒床上，和衣而卧。刚闭了眼，忽然屋门咣的一声敞开了，随即闪过一个黑影。我猛然坐起，伸手把电灯打亮，一个蒙面黑衣人手持雪亮的杀猪刀，直扑我的床前。来不及细付，我举起了膛的手枪，照着那人的脚下就是一枪，弹头在水泥地上弹跳起来，随即滚到桌边。我大声喊喝：“别动！转过身去！放下刀子！靠墙！”

他被突如其来枪声所震慑，乖乖地执行了我一连串的命令。

这时，小黑也闻声跑了进来，弯下腰将刀子拾起，站在我床边。我再次命令那人：“转过身来！扯下面罩！”这时我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正是那个住

身就走。老大嫂也随即起身，背起篾筐往外走。这本没有什么值得奇怪！儿子在街市上买了鸡蛋，因为还有事要办，交给母亲带回家，也用不着说话。室内吃饭的人不少，谁也没有对此留意。但是，却引起了我的警觉。当那男子转身时，他穿着深色衣服的后背上，紧靠鸡蛋的地方，印上了一个淡淡的白色痕迹。这种情况我哪能放过！付了饭钱，尾随老大嫂而去。老大嫂是有60岁上下，走起路来却健步如飞，直赶得我气喘吁吁。

山路崎岖，忽上忽下。赶街的人群说说笑笑，有来有往。走了约有10公里，来到路边一家小商店门前。老大嫂将背篓放下，颇有兴致地观看商店门楣上悬挂着的一只鸟笼，里面有一只八哥上蹿下跳，不停地叫着。我也走过去，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大口喝起来。这时，从里面走出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头，同样不答话，背起老大嫂的竹篓疾走。老大嫂则边擦着汗边向路走去。我快步追上老头，以赶街归来为由，与他一路攀谈。

连载

我之所以去他房间看电视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房子里的灯坏了，还未修。

我进去看电视时，悄悄地把水果刀藏在身上，心想：他敢碰我，我就给他一刀，哪怕是吓唬他。可是，没想到一刀也不能救我，他用眼泪让我的刀失去了作用。一切不想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跟男人发生了真正的关系。

直到这时，我还不知道他的病是什么病，因为打针时我也只听医生说他要注意休息。我也不知道有这种病。后来我越来越关心他了。女人可能就是这样子，一旦走过那一步，就觉得自己是他的人。他对我很好，经常吹笛子给我听。

忘了说了，他是海南人，在中国的最南边，我是中国之最北边的，他总是说，我是上天送来给他的，而我最理想的白马王子就是他这样会吹笛子，且幽默成熟的男子。我越来越喜欢他。

在开心的日子中过去了半年，我因为不甘于做一个文员，平时边工作边学习。半年的经验积累让我进步不小，于是我想到跳槽。他很支持我，说我一个大学生只做个普通文员太屈了，所以他在网上帮我投简历。

幸运的是，很快有一家公司让我过去面试。于是我离开了按摩的工作，走进了另一家公司做主管，后来又任部门经理。

新公司不提供住房，所以我只好另外租房。我想和他住在一起，但他就是不同意。他说这样对我不好。他不一定能给我一个未来，还是不要同居的好。

我孤独，我寂寞。我想与他天天在一起。可是他不同意。

我该怎么嫁给这样的男人？他的病不断地恶化。听人说，这是乙肝晚期。我好想天天照顾他，那段时间，我为他偷偷买了按摩的书，为他按摩治疗。还买了饮食的书，为他合理调整饮食。但是，同时我也知道了，我天天跟他在一起，对他的病也不好。一个人的住，只是周末去和他住两天。同时给他做点我拿手的，他又爱吃的菜。

为了他，我上网查民间秘方，我买灵芝给他吃，在我精心照顾的一年里，他的病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保持着原来的状态。

由于我们的关系是秘密的，连原来公司的同事都不知道。深圳这

在凤尾河边篷屋中的四川瘦男人。我用枪指着他说：“讲！为什么要来害我？我待你们不薄，为什么反目为仇？”

他说：“都是我的毒瘾作怪，吸毒的人逼到这份上，什么敢做。毒瘾上来，生不如死，就什么也不顾上了。贵州滕老板不是货主，只是一个跑腿的马仔。他的后台是住在贵阳的马老板，西北人。昨天，马老板派人找到我，说你坏了他的事，抓了他的人，还没收了你的货，所以要对你报复。”

我拿起手机，拨通了有关部门，随即来人将刺客押走。瘦男人被捕，我担心篷屋中母子的生活。次日，天气晴好，我喊了小黑去看一看，本打算给他们一点钱做路费，让他们回四川去。可是到了那里，根本没有什么篷屋！若非一堆灰烬，真不敢相信有人在篷屋中住过。那年轻妇女和那大眼睛的孩子，已无影无踪。

十、毒品王国的女王

某一天，我在云南西部城市，保山市郊赶街，饥渴难耐，便走进一家小吃店，品尝云南过桥米线和气锅鸡。正吃得津津有味，眼前



傅衍昆

的情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一个当地民族装束，肤色黧黑，五大三粗的男子，一步闯进门来。他既不落座，更不吃东西，贼溜溜的眼睛将屋内横扫一遍。然后径直走到屋角一位老大嫂跟前，将肩上扛着的数串鸡蛋，放进老大嫂脚边的背篓。二话不说，转

身就走。老大嫂也随即起身，背起篾筐往外走。这本没有什么值得奇怪！儿子在街市上买了鸡蛋，因为还有事要办，交给母亲带回家，也用不着说话。室内吃饭的人不少，谁也没有对此留意。但是，却引起了我的警觉。当那男子转身时，他穿着深色衣服的后背上，紧靠鸡蛋的地方，印上了一个淡淡的白色痕迹。这种情况我哪能放过！付了饭钱，尾随老大嫂而去。老大嫂是有60岁上下，走起路来却健步如飞，直赶得我气喘吁吁。

山路崎岖，忽上忽下。赶街的人群说说笑笑，有来有往。走了约有10公里，来到路边一家小商店门前。老大嫂将背篓放下，颇有兴致地观看商店门楣上悬挂着的一只鸟笼，里面有一只八哥上蹿下跳，不停地叫着。我也走过去，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大口喝起来。这时，从里面走出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头，同样不答话，背起老大嫂的竹篓疾走。老大嫂则边擦着汗边向路走去。我快步追上老头，以赶街归来为由，与他一路攀谈。

这时，小黑也闻声跑了进来，弯下腰将刀子拾起，站在我床边。我再次命令那人：“转过身来！扯下面罩！”这时我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正是那个住

身就走。老大嫂也随即起身，背起篾筐往外走。这本没有什么值得奇怪！儿子在街市上买了鸡蛋，因为还有事要办，交给母亲带回家，也用不着说话。室内吃饭的人不少，谁也没有对此留意。但是，却引起了我的警觉。当那男子转身时，他穿着深色衣服的后背上，紧靠鸡蛋的地方，印上了一个淡淡的白色痕迹。这种情况我哪能放过！付了饭钱，尾随老大嫂而去。老大嫂是有60岁上下，走起路来却健步如飞，直赶得我气喘吁吁。

山路崎岖，忽上忽下。赶街的人群说说笑笑，有来有往。走了约有10公里，来到路边一家小商店门前。老大嫂将背篓放下，颇有兴致地观看商店门楣上悬挂着的一只鸟笼，里面有一只八哥上蹿下跳，不停地叫着。我也走过去，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大口喝起来。这时，从里面走出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头，同样不答话，背起老大嫂的竹篓疾走。老大嫂则边擦着汗边向路走去。我快步追上老头，以赶街归来为由，与他一路攀谈。

山路崎岖，忽上忽下。赶街的人群说说笑笑，有来有往。走了约有10公里，来到路边一家小商店门前。老大嫂将背篓放下，颇有兴致地观看商店门楣上悬挂着的一只鸟笼，里面有一只八哥上蹿下跳，不停地叫着。我也走过去，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大口喝起来。这时，从里面走出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头，同样不答话，背起老大嫂的竹篓疾走。老大嫂则边擦着汗边向路走去。我快步追上老头，以赶街归来为由，与他一路攀谈。